



獻策亭

大正十一年四月
侯爵郵寄



皇帝陛下。臣以本月來崎港。恭奉聞。以備精音。謹上書。

陛下之巡幸。嗚呼。以對焉。天上之躬。先年巡于東武。今歲幸於鎮西。仁民勵士之誠。至鄙野之臣。猶使得仰瞻。

天日于父母之邦。感恩之極。不堪恐懼而喜悅也。而諸天街之民。各欲盡力布陳華麗奇珍之物。以供瞻。

天覽以表感恩。然而臣生于貧賤，無一物可奉獻者。然
少讀聖賢之書，窺古今治亂之大體，移而考之今日。
如少有所得，今幸賴
日月之近，敢以奉之。

陛下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雖然，嚮之市民之所奉供者，
雖有觀之羨，皆國家不急之物。臣之所獻者，雖狂愚，
皆繫國家之務，而肺肝之丹，使智者見之，則必有所
優劣矣。然而臣之所言，非奇奇怪怪新新妙妙之言。

也。古聖人之意，而皆古今之庸言也。庸言而可為天
下萬世之法，則又何新奇怪妙之必乎。夫百聖之言，
又天下之庸言耳。顧在考之時勢，而得其要耳。在用
舍之何如耳。然而其大體大要，古今一耳。臣謹考之
天地質之鬼神，檢之古今，而欲置之當世之務，思之
至切矣。以是貪賤，以是富貴，以是患難，死生守之而
無悔者，如此矣。伏惟
陛下之親政，革舊弊，發新令，綱紀可謂舉矣。然而臣敢

獻井蛙之管見者。以為愚者。子慮有一得。匹夫匹婦
不得自盡。民主無以成其功。泰山不讓土壤。故成其
大。河海不擇細流。故就其深。仰視
日月之明。願賜照臨。死罪伏鉞。

建學校一

謹按。學校者。正氣之所鍾。而教化之本源也。西土三
代之時。國都州黨。皆設立庠序學校。以教訓之。其道
也。孝悌忠信。仁義廉耻之教也。非浮華輕薄。文辭章
句之習也。是以上之而公卿大夫士。及庶民之俊秀
者。知脩身經國安民之道。至其細民鄙夫。知事親事
長之道。是以才易成。而化易行也。嗚呼。學校之盛。莫
有如三代者也。故其治亦莫有如三代者也。降及漢

唐學校之設猶存。而異端雜之。文辭章句小之。且其
教行於士大夫。而不遍小民。然而三代以後學校之
盛。莫如漢唐者也。故其治亦莫如漢唐者也。其餘學
校少盛者小治。甚盛者甚治。衰者國隨亡。然則學校
之盛衰者。國家之興廢。其所繫至大矣。至重矣。然而
三代漢唐其世遠也。其地隔也。臣請以我
皇國近世之事論之。北條氏之末。學校之教掃地也。故
建武之時。忠臣之發天性者雖多。其屬者常少。而歸

賊臣者常多也。故

皇室向復。而大權反墮。賊臣之爭。君臣之分。紊而世道
之變極矣。此學校無設。仁義忠信之教無素。而貪冒
無耻之風勝也。德川氏之為將軍也。學校之設可謂
盛矣。故慶應之役。天下之人。人皆莫不知順逆。是以
與賊之猖獗。覆之猶反手。是雖由
聖天子之勇智。而學校之設。孝悌忠信。仁義廉耻之教。
豈無補于世道乎。夫西土三代以下。并德川氏之世。

學校之制莫如三代也。其教之之道亦不如三代遠也。而尚猶如此。况其制與教及三代者乎。臣謹考之。彼此檢之。今古學校者。治亂之樞機。人心之向背。實正氣之所鍾。而教化之本源也。俗吏之所忽。而聖智之主之所急也。

建學校二

今之學者非古之學者也。古之學者仁義忠信實行實材云爾。今之學者浮華輕薄無用不材云爾。夫學

者何也。學為入之道也。故為子則孝。為臣則忠。為弟則順。為上則仁。為長則惠。夫此而已矣。古之學者夫唯如此。故實行實材。仁且惠。知治體者在位。而其為下者。忠孝順悌。能奉上者也。故天下之治易成也。今學者之所競。則文辭所窮。則章句為上。則不能仁且惠。以知治體也。在下則不能忠孝順悌以奉上也。口談周孔。而其行則浮華輕薄。所以為學者果何在乎。陛下即位。不用此輩而為政。臣是以上。

陛下之大有為也。然矯枉而傷木，磨瑕而缺玉，亦良工之所不為也。懲今之弊，而不復古之道，則實行實材，仁惠忠順孝悌，亦隨與文辭章句，玉石俱焚矣。此臣之所以日夜焦思也。為今之計，盛建學校，使師弟講習經典正史，不及汲於章句文辭之間，無益于修身治國者，棄而不讀，以勵之實行。學行兼備者為上，有行而學不足者為次，有學而無行者下也。至其用材，則不必拘泥束縛之也。顏回之德，子路之勇，冉求之

藝，子貢之達，臧武仲之智，或有取于大節者，或有取于小節者。在使各達其材而為其用而已矣。納之以言，試之以事，善則舉之，否則威之。是以天下之文辭章句之徒，無所用。天下之學者，文以為行，行以為文，文行惟一，而忠信端慤之俗興，而浮華輕薄之習熄矣。於是真偽不相蒙，是非不相欺，而天下之人人為上則仁惠，而知治國之道，為下則孝悌忠順，而知奉上之節，實行實材之人，振振濟濟而輩出矣。

建學校三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非道則體不立。非器則用不廣。方今洋學興而器之窮理至矣。而至于道則未矣。夫道之體難見而器之用易知。宜哉為器之人多而脩道之人少也。然而此道也似難而易。何則人之常行也似易而難。何則可參天地也。夫道者何也。人之道也。為人之道而遠人則不可以為道。天地以是平成。君臣以是義。父子以是親。夫婦以是

順。兄弟以是和。人倫無之則一日不可建之道也。以是在上則國治。以是在下則俗和。以是修身則無不可者。以是治平則風俗淳美。以是征戰則君民一致。可共死也可共生也。可共已也可共存也。可共與艱難憂患也。故是道之行也。國如富岳之安。而子孫長久萬世不拔之道也。昔神祖之用斯道。建國設教也。其効可見也。而惜少典籍之可以取信者。而孔丘發斯道以著之書。其載備矣。

故欲知

神祖之道者莫若兼學孔丘之書也何則斯道也天地間之道也不可私之漢土也亦不可私之

皇國也我

神祖之前而孔丘發之後而著之典籍云爾以我神祖之遺民學孔丘之所發之書則大道之興隆可期日而待也擴而充之則可參之天地也可施之蠻貊也如西洋則貴器械之國也至于器則

皇朝漢土之所未見也以是凌駕諸番而雄視于西而至於道則我備矣雖有彼輩百萬不能增損也彼固非貴禮義廉耻也故雖富強之國一敗而民心兵氣不可復收者自古歷歷可見也今徵之佛蘭西豈不如火子。是學校之設專于器而不精于道也君臣父子之教無素也誠意正心之學不講也今建我學校教之以君臣父子禮義廉耻之道以立其本本立而參之以器械利用之學道體備而器用廣禮義廉耻

之士。而有富國強兵之器。臣臣子子之人。而持器械。利用之用。備治平之道于我。而取其器用之學於彼。於是本末體用。道器大備矣。以是經國則綱紀大舉。民心悅服。以是討伐則法令如一。忠勇無敵。上駕三代。下壓西洋。臨中國而撫四夷。固不足言也。不先之而徒汲汲於器用之學。則利用備而將為亂臣賊子之資。然則何益之有。

建學校四

學校之設也。非成君子而已也。所以成小民也。無君子則無率小民。無小民則無奉君子。上有勸之人。而下無應之民。則教化不大行也。故成小民者。國家之大務也。欲成小民。則在於一教化也。在於教文武也。教化不一。則民惑。無文則民頑。無武則民弱。民惑則政令不整。民頑則教化無施。民弱則寇敵何以禦。子臣謹按校制一縣之入畧計二十五萬石。其戶十萬。以五千戶為一大邑。則二十大邑。大邑建

天照皇廟。廟有校。校有武場。使邑內之民少而出入于校。才力之俊秀者。或拔為文生。或拔為養兵。益講習教練之。其庸凡者。亦以餘力聞文教習武藝。而其所奉者。

太廟也。是以民志一。而無頑弱之憂。其最僻之邑里者。使文武之教員時巡而講習之。教練之。其教習之也。亦非浮華輕薄無用無實之端也。其文也。詳示孝悌忠信。功事情者而已矣。其武也。亦適于實用而已矣。

此策行而邪教無所間。而政化可行也。寇敵可禦也。無事則民風靜一。有事則舉國皆忠勇之兵。以奉太廟之心。以奉主上。則何寇不勝。何敵不伏。臣故曰。成小民者國家之大務也。不然則民心何以一乎。寇敵何以禦乎。教化何以行乎。文武之勸亦徒勸。而邪教之禁亦徒禁也。臣竊計校費不過縣入二十分之一也。二十分之一者一縣之小費也。一民心行教化禦寇敵者萬世之

長策也

陛下何憚小費而不先國家至大之務以建萬世之長策乎

建學校五

使邑民講習文武以拔其俊秀者則其成者必多也然而兵有常員不可加也吏有定額不可益也夫武夫文人既成者謂之文員武員其未成者謂之學生養兵學生養兵無俸則衣食難繼也衣食不繼則學

藝難成也成士無祿則無養其志也無以勸衆人也故俸養學生養兵以待其成祿給成士以待吏額兵員之闕是學校之先務也臣謹按其制一大邑拔學生三十名而其未成者養之其既成者之未官者祿之其祿亦限數年則嚮之所言縣入二十分之一校費之內而亦可足也因論武員養兵之俸祿一大邑拔百人為養兵養之其既成而未編兵者祿之其祿亦至年四十而除之武員之祿十石養兵之俸五石

百人之內其成者不成者相半則俸祿七百五十石
合一縣而計之則一萬五千石合時時之褒賞與諸
經費而計之則大約縣入十分之一而有餘也而使
武員亦概知文教則無頑暴之憂文員亦概習武術
則無柔弱之弊使之平時教習農兵有事則勸勵將
率之而守其地則巨鎮之兵亦不常疲奔命也此一
舉而兩得也要之學校文武員之費不過縣入十分
之一分半而足也用一分半之入而士有成也成者

有養其志也衆人有所勸而民知方向也國家文明
強固之基根全在於此也如學校不設人民無教成
士不養兵士無蓄民不知方則亂賊盜竊之徒起而
國用大苦民心分離亂散矣可不察乎可不察乎如
其中校大校之制學生輪轉之法古自有制度論之
者亦多矣雖小異同臣亦不用贅言也

百人之內其成者不成者相半則律法七百五十五
合一而兩計之則一乃五半石合時時之變實與諸
皆亦尚矣難辨異同然亦伊贊言也亦餘也而使
其中雖入辨之隨學正解難之者古自有掃髮結衣
圖用大書月以令難辨者天下亦來亦下亦來亦下
士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
戰回之基射全其符以以以學射亦若入內無難
首發其法也樂入首而禮而為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

除邪黨

亂之在外者易止也邪之在內者難制也故
先王之禁邪教甚於亂賊者其旨深矣夫邪蘇之為教
也罪始祖之教也無父無君之教也誣天欺人之教
也蔑我也

天祖之教也我
皇國最不可有之教也故我
先哲王之於邪教必絕其根而止矣教而不改者必盡

夫誅之而止矣。我
先哲王豈不欲斯民之生子。誠知蔓草之不可長。而邪
教之易浸良民也。故寬永之役。二十八萬人之邪黨。
悉誅之矣。然而今日又稍稍起于長崎大村之僻村。
欲姑赦之而遂化之者。

聖天子之仁也。狎恩遂非。無改之之期。而有弘之之行。
彼之惡極矣。書云。青災肆赦。怙終賊刑。故舜戮四凶。
文王伐有崇。何則。不除不善。則反害善也。無所懲後。

人也。譬如冬不寒。嚴以殺惡蟲。則莠穀不能生也。况

蔑

天祖弘邪黨之人。其罪昭昭者。不可不誅也。抑我

朝之建國也。祭政一致。使民敬

天祖者。祭政之本也。一民心之根也。失今而不誅。蔑

天祖教而不改者。則非所以使民敬

天祖也。非所以一民心也。非所以懲惡也。非勸善之法

也。害

國體忘國恩之邪黨不可不誅也。昔德川家康愛士民
之人也。及一向賊起。其親臣猶至逆戈。况邪蘇其害
最甚者乎。今佛氏將廢。而邪蘇又將起。是前門之小
狼已禦。而後門之大虎方進也。熒熒不滅。至於炎炎
不可不誅也。而議者猶云。元氣全則病自去。正教盛
則邪教自熄。臣云。病未入內。則養元氣而可除也。如
已入內。則欲養元氣而除病。病不勝元氣者鮮矣。譬
如鳩毒藥石並用也。藥石不暇為功。而鳩毒害之正

教邪教並行。則正教必消。而邪教必盛。何則。正教譬
如穀粟。食之無一旦之羨。而終身不厭者也。一日無
之。則餓矣。邪教如甘菓。食之甚羨。而遂至害身矣。尋
常之味。則人之所不愛也。至羨之味。則人之所愛也。
至愚之民。而見似至羨之毒教。則不趨而從之者。希
矣。故先王納民于軌物。不使之聞邪教。見邪物也。必
禁絕之者。其慮至遠也。蠹民害政。無甚于邪教也。必
不可不誅也。誅之有術。畏死者人之常情也。雖堅忍

之至見死而不畏者鮮矣。今盡捕邪黨置之一場。先殺巨魁三人。則畏而改者必多矣。而不改悉誅之。是除惡務本之法也。本絕而無蔓者。則孰與不絕其本蔓者多而殺之。

陛下何不見寬永之役。殺二十八萬人乎。捨今而不治。姑息于一時。則後必噬臍焉。可不決乎。語曰。唯仁人能愛人。能惡人。是之謂也。雖然。死生人之大事也。刑罰國之盛衰也。宜明察之也。臣之所言。決不苟也。議

者云。斯言也。我固知之矣。然祭西洋各國何。臣曰。不然。使西洋各國無政則可也。苟有政則焉。赦蔑國祖背國政之人乎。臣謹考之天地質之鬼神。察之時勢。死生不惑。以建策者如此矣。如邪教之邪。其餘理細目。臣雖所窺。然亦衆人之所見。故不贅於此也。臣死罪死罪。

